

【味道】

清油盘丝饼

□李金良

逛完千佛山文化市场，时间已到中午，该吃饭了。我走到马鞍山路北侧的小胡同，这里各种小吃应有尽有，豆腐脑、羊肉汤、手抓饼、白吉馍、把子肉、黄焖鸡……我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看，想选一个我最中意的小吃慢慢品味。突然，一家门前一大筐的小吃吸引了我，只见那饼状小吃金丝盘绕、油润金黄。这不是老济南名吃清油盘丝饼吗？

我第一次吃到盘丝饼还是在1973年，那年我小学毕业，为贴毕业证的照片，我们几个同学一起，从老远的郊区步行到泉城路的人民照相馆。照完相后我们又游览了趵突泉。原路返回走到西门桥时，我们都感到饿了，就在当时的汇泉楼饭店，一人买了一个烧饼吃。这是什么样的烧饼啊？看上去它不是用面团按扁火烤的，而是用很细的面条揉扁煎烙的，吃起来酥脆松香，这与以前吃到的烧饼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更重要的是它吃着比烧饼更香更好吃。

这叫什么烧饼呢？吃完以后我问那个女售货员，女售货员笑着告诉我，这是清油盘丝饼。

听饮食界的前辈讲，清油盘丝饼堪称老济南面食小吃中的一绝。

首先，清油盘丝饼的饼坯制作与众不同。一般来说，无论是哪种饼，饼坯都是或擀或按成扁平的片状，而清油盘丝饼在制作饼坯时，则是把面团先拉、后甩、再抻，将面抻细，抻得细如发丝犹如“龙须面”，然后再盘丝成坯。这样的做饼方法，在各类饼类面食中绝无仅有。

其次，清油盘丝饼既可以直接食用，还可再加工当点心吃。刚出锅的清油盘丝饼饼松丝软，两手把清油盘丝饼轻轻一挤，再捏住饼中央一拉，盘丝饼中上千条均匀的“金丝”立时散开。散开的金丝纤细均匀，金黄透亮，不连、不断、不乱、不散，宛如一朵盛开的“金菊”，这就是济南人俗称的“一窝丝”。为了增加美感和口味，也可以在上面或撒上青红丝，或撒上白糖。一窝丝既是面食也是点心，过去，老济南的很多酒家饭店的酒宴上都能经常见到它的身影。一窝丝和清油盘丝饼一样，吃起来也是酥、脆、松、香。因为撒上了青红丝或白糖，一窝丝还有香甜的味道。

前辈还说，所谓“清油”是相对荤油而言的，荤油就是济南人所说的猪大油。而清油一般是指花生油。制作盘丝饼时，抻好的“龙须面”要刷一遍油再将面丝一圈圈盘成饼，烙制时还要刷上一层油。常温下，猪大油凝固不能使用。如果使用猪大油，盘丝饼出锅后渐凉被猪油凝固，不但后面不能再加工成“一窝丝”，盘丝饼本身也凝结成为了一只面疙瘩，这与一般的油饼也没什么两样。因而盘丝饼必须用花生油来煎烙，所以这才叫清油盘丝饼。

作家梁实秋喜欢吃清油盘丝饼，曾专门撰文教授最理想的吃法：“清油饼实际上不是饼，是细面条盘起来成一堆，轻轻压按始成饼形，然后下锅连煎带烙，成为焦黄的一坨。外面的脆硬，里面的还是软的。山东馆子最善此道。我认为最理想的吃法，是每人一个清油饼，然后一碗烩虾仁或烩鸡丝，分浇在饼上。”

马鞍山路的这家小店没有烩虾仁，也没有烩鸡丝。单这清油盘丝饼就足够了，吃起来味道口感与那年吃过的汇泉楼的清油盘丝饼一样，还是那样的酥脆松香。

厂子记忆

与济南铅笔厂的一段美丽邂逅

□祥子



双脚踏上林荫路

□赵峰

说起济南铅笔厂，那可是上世纪家喻户晓、大名鼎鼎的明星企业。尤其是出生于上世纪50—80年代的老济南人，几乎都是用着“友爱”牌铅笔，度过了幸福的学生时光，书写着童年美好的人生篇章。

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振兴街一隅的济南铅笔厂，始创于1950年，是新中国定点生产铅笔的国有老企业，是一家集铅笔研制、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内重点生产厂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成长历程中，相继使用过“济南市劳运自救服务社文具厂”“济南新文文具厂”“济南文具厂”“济南铅笔厂”“济南制笔有限公司”等名称，曾多次荣获“中国制笔行业名牌产品”称号，为“山东老字号”“济南老字号”。

早在1951年，济南铅笔厂就开始使用“友爱”这个品牌。1957年，“友爱”铅笔开始出口海外市场。由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逐步提高，“友爱”铅笔曾被当时的国家轻工业部认定为名牌产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铅笔厂是济南市重点企业，但凡重要外宾来济南参观访问，必定要去铅笔厂。1957年“友爱”铅笔开始出口亚非拉国家，其后，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徐向前以及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等数十个国家的宾客先后来企业参观。1986年，“友爱”铅笔首次出口美国。那个时候，在济南铅笔厂

工作，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颇感自豪和愉悦！

1996年，我从一家小型食品厂下了岗，经历了几年颠沛流离的待业生活。1999年岁末，有幸来到了济南铅笔厂工作。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济南铅笔厂有1500多名职工。我们那批转岗职工有60多人，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当时，我们四人分配到一车间（制芯车间），经过努力，一个月后都转为正式职工，而且，各项待遇和老职工一样，我们感怀至深，也真正融入到铅笔厂这个大家庭之中。

小小的一支铅笔看似简单，实则生产工艺非常繁杂。从制作笔芯到最后包装，要100多道工序，少了哪一道也不行。我在一车间的工作主要是为铅笔制作铅笔芯提供原料。铅笔芯分为黑芯、彩芯（红蓝铅笔），铅芯配料基本就是：滑石粉、颜料、黏土等原料。由于每天上班和这些粉状物打交道，我和工友一个班下来时常是灰头土脸或者是“色彩斑斓”，就像戏剧舞台上化了妆的“小丑”，但是，稳定的工作和较为可观的收入，也让我们这些下岗“再就业者”感到欣慰和满足，任何的脏累也就不在话下了！制作铅笔芯的基本工序就是：打棒——配料——捏练——滚压；要保持温度和湿度，从而，确保铅笔芯的质量。我的



▲1972年，济南铅笔厂板报栏。

◀1972年，济南铅笔厂的工人们在制造铅笔。

今年的夏天少了些温情，伏天又太热真价实了，如倾天而降一炉钢水，蔓延了一地，到处是火，真不知该上哪里逃。恰又“祸不单行”，赶上闰月，两个六月，闰月加一伏，四十天的酷暑汗蒸。怎么打发这些煎熬的日子，手足无措，高度恐惧，战战兢兢地度日。

从赤裸裸暴晒在烈日下，一把拐进马鞍山路，车一下就兜在绿荫里，空调也显得积极了，功率也好像瞬间大了不少。没了刺眼的光，满眼是可亲的绿，除了那丝丝空隙，整条路的上空简直就是遮天蔽日的绿帐子，把这里的一切都和热浪阻隔开，成了一方别有洞天的清凉天地，这片刻的幸福，急不可耐的我找到归宿一般，不免有些感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济南读书，第一次光顾了马鞍山路，对这条荫翳蔽日的路就充满好感。那时的法桐还没有如此的健硕、壮观，不过外层的毛白杨都已经是参天大树了。热情过度的阳光只能从树叶的缝隙中漏下来，一地圆圆的太阳照片。这些晃动的斑斓的照片，并不老实，时而挤成一团，时而一哄而散，闹得整条路都不安静。路边的大树却纹丝不动，像个看护孩子的老人，静静地看着这帮调皮光斑的一举一动。

夏天从文化东路去八一礼堂参加活动，回来绕个弯也要走这里。骑车不用说，能慢就慢，可劲消受这个绿廊带来的清凉。若是步行就更不用说，不仅停下，还要坐下来，让风

扑在身上，这样就能抵御燥热带来的烦躁。恍然觉得夏也有温情的成分在，不完全是面目可憎的。我说天要感谢树，是树帮你改变了夏日狰狞的形象。

济南还有一条历山路，也是一条让人感到幸福的路。当你和大太阳不期而遇的那些日子，走这条路的幸福感也很强烈。这条路和马鞍山路一样，巨大的法桐树冠，头碰着头，实现了无缝隙对接，像是搭了一个绿色的遮阳棚。徜徉在路上，真想恨不能淹没在里边，无限地被绿荫抚慰。走在这样的路上，总觉得太短，太短。如果延伸到经十路的树，东西一甩头，济南出一条贯穿东西的林荫大长廊，济南该是多么的诗情啊！这样的遐想可能会不远，绿化的路走得很快，可能不会太久，今天的奢望就会马上变为现实。

济南很早以前留给人的印象，就是泉多、树多，老济南人是生活在脚下泉水、头顶浓荫华盖的地方，“户户垂杨”的就是这个事。不大用吃冰棍，从触手可及的井里舀一瓢泉水，在树荫下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暑意顿消。地下的泉涌，到处是绿树包围，没有觉得夏日的酷暑多么的厉害。地势低洼一些，也不觉得喘不过气来。啥时变的火炉，不大清楚。只知道早年很多人家的蒲扇，用场也不大，多是打打蚊子，赶赶苍蝇而已。斯文的人拿个扇子，在手里摇晃，紧一拍，慢一拍地呼扇，做文雅状，给济南增添一景罢了。济南老城文人多，扇子也就流行。

工作是每天把滑石粉等原料倒入容器中，碾压机进行压实压匀，为下道工序做准备。每天倒入制芯容器的原料数以吨计，工作环境和条件相对脏差，但是，我们工作兢兢业业，苦中作乐！

进厂四五年间，由于我工作认真努力，数次被评选为工厂和班组的先进个人，让我这个半道上加入企业的“外来户”有了一种温暖的归属感、亲近感，对铅笔厂的情愫日久弥深，心中充满了对这个厂子的无限感激和浓浓的依恋之情。

当时的济南铅笔厂流行着这样一段“顺口溜”，叫做一车间脏，主要是和滑石粉、颜料等粉末打交道；二车间累，主要工作是将进厂的大型木材使用电锯进行分割和解体；三车间活受罪，主要是为铅笔板材开槽，工作强度比较大；四车间味儿，其基本工序就是为半成品的铅笔喷刷油漆，化学品偏多，味道非常刺激口鼻等；五车间这儿，这个车间主要是为铅笔产品进行包装，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相对较低。概括了工厂整个生产车间工序的特点，这也是当时的济南铅笔厂的真实写照。

每逢广交会召开之际，出口任务繁重，生产车间就会整月不休息，工人们倒紧班，歇人不歇马，整个生产工序马不停蹄赶产品。我们的车间领导也是身先士卒，始终和职工们一起坚守在生产的第一线，为广大职工做出了示范和榜样。订单完成后，车间也经常组织职工到红叶谷、朱家峪、淄博原山森林公园等地旅游，为辛苦工作的职工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好机会。最为惬意的是我们车间赶着出口生产任务，也是累并快乐着，有时加班加点干下来，光奖金最高都达到工资的23倍，工厂完成了订单任务，工人们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至于春节发带鱼、花生油、酒等福利，那更是家常便饭了……

因城市改造的需要，六年前，位于济南市五里牌坊经十路西段576号的济南铅笔厂老厂址“退役”。改制后的济南亨通制笔有限公司，搬迁到安静的济南市济阳县济北开发区，淡出大众视野。

杭州的树多，街上几乎无空白地带，老城区尽是大树，沿着西湖走，全是各种名目的树。这座城市的深入人心，不光是西湖的水，还有满城的树。能让人震撼的是南京的中山陵，那些高耸的大树，把整个山都装扮得如此森然，让人油然而生敬意。那个意境的造化，树扮演了主要角色。走在那样的肃穆中，心是不好胡思乱想的，树还能使精神庄严。

六七十年代济南种的行道树，主角是毛白杨、柳树，那时叫法桐的悬铃木还很稀罕。树种单调，可选的余地很小，和山林绿化主要栽种的都是侧柏一样。春天时候，杨柳都冒一些絮，四处飞舞，让人不厌其烦。有位大诗人却大赞其杨花，说这是自由的象征。也和当年的穿衣一样，大众色就是黑、白、灰，样式的变化也不大。

马鞍山路的东段，紧贴着的是泉城公园，那是植物的博物馆，冬看腊梅，春最动人的是那些雪白的流苏。这个园子能存活下来，我们还要铭记一位叫郭元祥的老人，他是泉城的护绿卫士，没有他就没有今天这片绿。如果说马鞍山路和历山路是两条绿色的河流，那么泉城公园、佛慧山、千佛山、英雄山等，就是一个个星罗棋布的绿色湖泊，河流和湖泊构成了济南的绿色世界。

有了绿的抵挡，夏才不敢那么疯狂和肆虐，当双脚踏上林荫路的时候，酷暑才会和你保持一点距离，让你有片刻的幸福存心，储藏起来，如冰，以抵御整个夏天。